

# 一副快板走甬城 竹板声声扎根乡土

□张红坤/口述 赵淑萍/整理



观众一乐，我就留下来了

张红坤，安徽砀山人，2009年从部队退役后来到宁波创业。2011年宁波首届网络春晚，他和赵立年的一段相声《新宁波人》，让台下观众记住了这个外乡小伙。此后10多年，他师从快板书名家张志宽，把曲艺练成看家本领，把宣讲做成独门手艺——用快板讲政策、说故事，累计演出千余场，受众上百万，从社区到田头，从工厂到礼堂。

他身上光环不少：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、浙江省文艺两新发展促进会副会长，宁波市文艺两新发展促进会会长，宁波高级文艺人才；入选浙江省文艺名家计划，宁波市文化特派员，获评“宁波好人”“鄞州区道德模范”。同时，他入围第十届中国曲艺牡丹奖新人奖；斩获浙江省曲艺新作汇演金奖等30余项奖项。

但他很少提自己的成绩。文艺志愿活动，他随叫随到；文化特派员干了一期又续一期。群众文化和乡村振兴，才是他真正上心的。



军营里的『鱼贩子』和『棒棒军』

要说怎么跟曲艺结缘，得从部队说起。

2003年，我成了一名空降兵。新兵连春节联欢，每个班要出节目，班长把这活儿交给了我。白天训练，晚上写本子，捣鼓出一个小品叫《卖鱼》。没想到这节目从连队一路演到师里，战友们直接给我起了个外号——“鱼贩子”。文工团领导也注意到了，冲我招手：小伙子，来不来？

当然想了。可入门测试有八项，我一项都不占优势。一天在器材室翻出一副发霉的竹板，我一拍大腿：就它了！结果一上手，噼里啪啦跟装修队进场似的，战友们差点把我轰出去。没辙，我躲到炊事班旁边的猪圈里练。

光练不行，没老师指点，打来打去还是原地踏步。听说市里文工团有快板老师，我一级级打报告请假，好不容易批下来半天。一大早出完操，顾不上吃饭，换乘三四种车，来回颠簸四个钟头，就为了上一个小时的课。那阵子我都魔怔了，吃饭数节拍，睡觉背板谱，做梦都在打板。

连长看不下去了：“你是战斗员还是文艺兵？”我一想，也对，只好把板收起来，老实训练。结果没过多久，师里要出节目，我和战友拿两根木棒拴红绳冒充快板，演了个说唱《四十五师新风貌》。这一下，“棒棒军”在师里又火了。借着这股东风，师里特许我学快板。勤学苦练，总算考进了文工团。没想到，我这一生，还真跟快板绑在一起了。

2009年，退役后的我来到宁波创业，接连失败，一度心灰意冷，准备收拾包袱回老家。就在这时候，社交群有人问谁会唱快板。我应了声。问的人是赵立年，我俩默契配合，相声《新宁波人》过关斩将，终于冲上了宁波首届网络春晚。节目亮相，线上线下一片欢腾，观众一乐，我就留下来了。

2010年12月，我第一次参加宁波市文联的“送欢乐下基层”活动，来到轨道交通建设工地慰问，和工人师傅面对面演出，演的是快板《幸福说点儿》。我用心地演，他们用心地听。稍一使劲儿，台下就掌声一片。零距离就是这样——你离观众多远，观众就跟你多亲。那天效果出奇地好。我们很欣慰，节目让他们在高强度的劳动之余，身心轻松、愉悦起来。

2014年，赵立年大哥带我夜奔萧山见快板名家张志宽先生。到宾馆已经晚上11点，先生还在等。我当场唱了一段自己写的《打虎轶事》，他听完挑了不少毛病，但也点了头，说表演人才好找，会写的不多，但要拜师先看人品。这一考验就是一年半。2015年，我在天津正式磕头拜师，成了李派快板书的第三代传人。

2016年，在市文联的扶持下，我举办了个人专场演出。站在台上，心里感慨万千——我是真喜欢这座城市，喜欢这里的人文氛围，喜欢这里的人。

2018年，我参加宁波市“我最喜爱的习总书记的一句话”主题宣讲比赛，用快板《看升旗》讲咱们国家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程。节奏铿锵有力，台词朗朗上口，表演形式活灵活现，令人耳目一新。可有领导说了句实在话：“文艺味很浓，党课味还不足。两者有机结合一定会有更精彩更走心的效果。”

这话我记下了。一边查文件读原著，一边琢磨怎么把理论揉进快板里。2020年以来，陆续写了《习总书记到了咱宁波》《幸福路》《最炫中国风》这些作品，把主题党课变得有板有眼、可听可感。

10多年来，我参加过中国文联、中国曲协、省市各级文化单位组织的文艺志愿活动，走遍海岛、部队、农村、学校、企业、工地、山区、敬老院和监狱。所演节目，有原创有传统，还有紧跟形势的时政宣讲。快板节奏鲜明、语言轻快、很接地气，老百姓喜欢，演完经常被喊“再来一段”。

有位敬老院的刘婆婆，最喜欢听我唱快板书《孟宗哭笋》。每次演出，除了既定节目，我总要单独为她唱一段。我在上面唱，她在下面点头打节奏。有一次，她悄悄拉着我的手半开玩笑地问：“小张，如果我死了，你来送我好吗？”我愣了一下，坚定地说：“好！”那一刻，她流着眼泪颤抖着双手连说“嗯、嗯”，脸上慢慢露出宽慰的笑容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被信任真的很幸福。



张红坤



在三山『卖土豆』讲哲学

2024年6月，我被选为宁波市首批文化特派员。我第一次来到北仑春晓街道三山村那棵大樟树下，打着快板宣传文化思想，村民们管我叫“小张”。

双狮土豆，是三山村最响亮的一张“名片”。沙壤土里长出来的土豆，又糯又香。村里办土豆季，算下来也有10个年头了。热闹是真热闹，可我总觉得，还差点什么——节过完了，土豆卖出去了，村还是那个村。要让这张名片更亮、名声更远，还得给村庄、给土豆加点“魂”——让吃的人记住味道，让来的人记住村子。

2024年秋天，我们团队设计的土豆卡通形象在土豆季亮相了——两颗圆滚滚的土豆，憨态可掬。我又写了段快板《Hi，土豆》，快板声里，土豆的故事变成了“共富”的道理。村民们眼睛一亮：“第一次觉得土豆不单单是土豆了。”

大樟树下从此成了阵地。我用快板讲政策也讲节气农事。村民贝阿姨一回听的时候犯嘀咕：“这跟我有啥关系？”听了几回主动找上来：“小张，你教教我打快板，我也想说。”教着教着，村民从听众变成了参与者。2025年春节我张罗了一台村晚，散场后好几个人围过来：“明年我们自己组个队上台。”

就在那一刻，一个更大的想法清晰了：能不能把三山村从一个“卖土豆的村子”变成一个“讲哲学的村子”？不是把哲学书搬进来，而是把农耕智慧、节气规律、乡土伦理用老百姓能懂的方式融进每个角落。

“三山哲趣小村”就这么开张了。土豆文化墙上写着“土豆从土里来，价值从创造中来”；哲趣小道沿途立着小牌子：“春生夏长、秋收冬藏”“四时有序、万物有时”；哲趣体验园里，城里来的家庭认领一块地，从播种到收获全程参与。

两年期满，要走了。临走那几天，我还是背着那个装快板的书包，跟村干部一块儿琢磨事儿，跟村民坐在门槛上聊天。人走了，东西留下了——土豆的品牌做起来了，墙上画了画，哲趣小村也在一点点变样。就像村民说的，以后更有奔头了。

今年6月，我又被聘为第二批文化特派员，派驻奉化张村。还能带上我的快板，接着为村里做点实事，挺好。